

盈盈多情水仙

凭栏乞盼怜惜人

白鳥之歌



辛紫眉新作

第一章

秋天。

豌豆花开的晚上。

公司嘉倩孤独的坐在待车迷朦、灯火辉煌的中港路上，一家美丽而宁静的咖啡画郎里。

桌上，躺着一本她带来叫做“心情”的札记，和一杯用雪白色陶瓷盛着，飘起淡淡兰姆酒香的黑森林咖啡。

虽然是冷冷清清的季节，虽然是寻寻觅觅的心境，但她总是喜欢坐在有着落地窗的位子上，一方面可以欣赏窗外那如水柱般高高飞起的喷泉，一方面也可以透过那深色的玻璃，看见自己的迷离与寂寞。尤其从地底发出的一片柔光，带着淡淡的紫色，竟是那么的温馨、浪漫和幽柔，她才发现脚下铺着一层厚厚的、透明的，用玻璃丝维做成的地板，而底下是一片清澈的池水，以及闪闪游过的小鱼儿。

不知怎的，面对此情此景，她竟有一些些的感动，

端起桌上那杯早已冷却的咖啡，啜了一口，才猛然记起这咖啡画郎有一个很美的名字，叫做“枫丹白露”。

说实在，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来到这里？是因为它独特优美的建筑风格，还是因为它有一个很秋天、很诗情画意的名字？或者，她只是想来解读自己的“心情”罢了？她知道，只要秋天一到，白露一过，豌豆花就要开了，田野里到处是一片片的紫，一片片的白，和一片片的粉蓝……

“豌豆花？”

她不禁轻颤了一下，竟想起早上在自己窗前，发现那儿摆放的一盆豌豆花全开了，也想起一个深藏在心灵深处的身影，而体内的每一根神经都微微的绞痛着。

“是的。”她告诉自己，“豌豆花开了，秋天又来了。”

她永远记得窗前那盆开着紫色小花瓣的豌豆花，是沈梦远亲手埋下的种籽，然后，一天天的浇水，一天天的等着它发芽，长出了叶子，才把它送到她的面前，用真挚情意的声音对她说：

“虽然这只是一盆小小的，才刚长出生命的豌豆藤，但深埋在这土里的每一颗种籽，甚至每一片绿叶，都代表着我的所有真心。为了纪念我们在豌豆花开的秋天里相遇，也为了证明我对你不悔的深情，我决定把它送给你，希望你好好珍藏，让每一个秋天都开着紫色的花朵，一直到永远……”

曾几何时，沈梦远的一番话语还言犹在耳，如今，豌豆花又开了，他却早已远走异国他乡，不知去向何

处，只留下伤心、悔恨，和无助的她。只是她不懂，在这一生中，秋天和豌豆花究竟要替她带来什么，或预言什么？

对这样的结果，她一点也不恨沈梦远，毕竟命运带给他太多悲苦了。

从小沈梦远的母亲就死了，父亲独自把他抚养长大，因此，在他心目中一直存着他更觉得父亲在他生命里的伟大。白天，他努力的在建筑公司里工作，晚上，父亲则早早准备好了一桌子的菜，和他最喜欢的冰镇杏桃汁，等着他回来一起共进晚餐，那也是他父亲唯一感到最快乐和温暖的时刻；几年来，他从不曾错过任何和父亲独处的那份浓郁的亲情。

可是翁嘉倩的出现，却改变了这一切。她的温柔婉约，她的飘逸出尘，她的楚楚动人，都让他无法抗拒，而每天和父亲共进晚餐的时光，也在他已经改变的心情里渐渐缺席了。

直到一天深宵，他和翁嘉倩从山中的一个芦花湖畔回到家里，才发现父亲竟意外的倒在地上，身体僵硬且冷冰冰的死了，但餐桌上，依旧摆满了各式的菜肴，和一瓶淌着水的杏桃汁，另外又摆了一盘冰沙馅饼，他才恍然明白，那一天正是人圆月圆花也圆的中秋夜，而他，却错失了和父亲这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晚餐，他的心整个碎了，碎成一片一片，如雪花般的坠了满地……

尤其当他看见法医开出的死亡检验报告书上，用斗大的字迹，清清楚楚的写着：

因突发性的脑神经断裂及颅内出血，而导致全身严重瘫痪，不支倒地，意外死亡！

他更是痛彻心肺，眼里全积满了泪水，整个人跪倒在地上，用后悔的、绝望的、哀嚎的声音喊：

“都是我！都是我！嘉倩，都是我害死了爸爸，都是我一直在冷落和辜负他，是我，是我，都是我……如果我能把爱多留一点给他，如果那天我在就好了，也许一切就不会发生，也许还来得及把爸爸送去医院，那么，爸爸根本不会死，他根本不会死！而我却何等自私的让他一个人守着一屋子的寂寞，痴痴傻傻的等着我回去与他共度中秋夜，甚至连陪他吃一顿团圆饭的机会也不给，天哪，我真是该死，真是大逆不孝，即使现在判我条条死罪，也不足以抵过我对父亲的亏欠，因为，我是害死爸爸的刽子手，这样的滔天大罪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，也情愿遭天打雷劈……”

于是，在他把父亲的骨灰送进一座山中的佛寺，并且做完法事，他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四十九天，任何人都都不想见，也包括翁嘉倩在内，一直到他为父亲守完丧。

然后，一天黄昏，他突然出现在翁嘉倩的面前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沉重的凝视着她。嘉倩看着他一双充满哀愁和悲痛的眼睛，以及他那瘦削的脸庞，与一身憔悴不堪的模样，竟把她惹得又心酸又痛楚了起来。

许久许久，他才蠕动着嘴唇，冷冷的，低低的，哑哑的说：

“原谅我这些日子对你的残忍，嘉倩，不是我狠心不见你，只是你不懂父亲的死对我的打击有多重，我心里的伤痛有多深，毕竟父亲在我生命里的地位和重要，远远超过了天，超过了我自己和一切，所以我不要你看见我难过的样子，不要你陪着我一起流泪，那只会让我更加心酸，无所适从，因为爱你愈深，我的自责和对父亲的愧疚就愈沉重，而难以收拾……”

他的一字一言，如针般的刺痛着翁嘉倩的心窝。

“对不起！”她哽咽的说：“是我的错，梦远，如果我不留你下来，如果我不鬼迷心窍的要你带我去芦花湖，那么，你也不会有遗憾了。”

“不！”深梦远黯然神伤的说：“那不是你的错，嘉倩，如果说爱情有罪，那我才真是罪该万死！在这段自我封闭的时间里，我曾冷静的思考过我这一生所经历的爱恨生死和聚散无常，于是我下定决心要抛开层层束缚，离开这里去忘记伤痛，去魂飞天涯……”

一下子，翁嘉倩眼底蓄满了泪水。

“我知道这样的抉择，对你一定不公平，嘉倩，你应该明白我是爱你的，明白我对你的一往情痴，否则我也不会有今天的悔恨，连和父亲见上最后一面的机会都失去了，因此我一直很害怕，怕面对着你，怕以后每一次和你的相聚，我就不由自主的想起爸爸意外死亡，和他那带着多少失望、孤独、含恨而去的脸庞，而自责不已、悔恨万千，嘉倩，如果你也是爱我的，你就会体谅我此刻的心情和离去的坚决……”

忽然，翁嘉倩鼻头一酸，眼泪就忍不住的纷纷坠落

下来。

“那么告诉我，”她啜泣的说：“你将去向何方，又将在何处停留？”

沈梦远摇摇头。

“我也不知茫茫人海，漠漠荒烟，将何去何从？”他的眼眶骤红了。“可是我明天就走，我不想再有太多的牵挂，不想再被你的柔情打动。我毫无选择的只能习到飞往约翰尼斯堡的机票，那是唯一能在最快的时间内，可以容纳我的地方。”他颤抖的直视着她。“这样也好，或许我可以在那个国度找到一个叫做失落城的神秘小镇，找到我心灵里的企盼，找回一些些的失落，但不管如何，我从不后悔爱上你，今生今世，你都是我的最初，也是我的最后，只是现在的我，已心如止水，不想再提及感情，只想不停的走，一直走到天涯的尽头，就像一个千里跋涉的苦行僧，四海漂泊，为我所犯下的过错赎罪，也算是对父亲的一种忏悔和祝祷。”

就这样，沈梦远飞走了，在冷冷的深秋里，只徒留她无尽的相思、悲痛，和数不清的空虚与等待，而泪珠，早已来不及坠下，就一颗颗碎了。

如今，一个月过去了，他人在哪里？约翰尼斯堡？失落城？还是在非洲国度的另一个美丽城镇？她想，如果她没有记错，现在的南半球应该是春天了，而约尼斯堡一定也满街盛开了一树树灿料的紫薇花，那花的颜色，就跟豌豆花的一样，也是带着淡淡的紫。只是她不懂，难道紫色代表着分离？要不然，为什么他们在豌豆花开的晚上相逢，也在豌豆花开的晚上分手？这样的沧桑，这

样的人世游，是不是所有的红尘故事，都注定要发生在秋天才算美丽？

一时间，她竟茫然了，只无意识低下头轻轻搅动着咖啡杯里的小银匙。

“小姐！”

迷朦中，她骤然听见一阵男性的，彬彬有礼的声音在耳畔响起，她不自觉的回过头去，才看清楚一个身穿白色衬衫的男侍者，正推着一部上面整齐排列着各式精致糕饼、派类和布丁甜点的小餐车，他停在她的面前，脸上堆满了笑容，说：

“要不要来一块糕点？有美式的雪泡芙、法式的柠檬派，还有意大利烤薄片……”

其实，她一点也不饿。所以来这里，只是不想把自己的孤寂带回去传染给家里的每一个人。但，她还是选了一盘橘子薄饼，原封不动的把它放桌子上。

同时，就在她抬头的瞬间，她赫然感到前方仿佛有两簇温柔而不可名状的光线在跳动，她不禁扬起睫毛，发现对面距离她不远的另一张桌子旁，坐着一个年轻、坦率且气质非凡，有着漂亮五官的大男孩，正用他那一对深邃、灿烂、明朗若星的眸子，灼灼灿灿的迎视了过来，映在她的眼帘上。

她猛地心跳了一下，很快的移开眼光，慌忙而急乱的注视着挂在墙壁上那一幅幅缤纷的油彩画，而空气里，竟轻轻柔柔的流泻出一首婉转动听的英文老歌——“苏丝黄的世界。”

蓦然，随着那音乐的流转，她的眼光被停在一片白

色的粉墙。那儿挂着一幅画满了水仙的油彩画，而天花板上的两盏小灯光，正准确而明亮的投注下来，在画布上投射成两道菱型的光柱，于是，她很清楚的看见画框下贴着一张红色的笺纸，上面鲜明的写着“梦水仙”三个字。

她不禁被那名字给疑惑了，心里竟升起一些小小的惊喜。梦水仙？梦水仙？天哪！那画居然有这样一个优美、轻柔、迷离若梦的名字？

情不自禁的，她再度把眼光停留在画上，细细凝视着那一朵朵微微颤动的水仙花，宛如开在风里，宛如开在水中，吐露着一股生命的喜悦和气息，像是带着几分艳丽，又像是带着几分飘柔，把她的思绪都迷醉了，她竟感觉自己仿佛走进了苏丝黄的世界，仿佛走进了水仙的梦幻里。

只是，她有些茫然，那画上居然没有署名，也没有落款，不知道这作画的画家究竟是男是女，是年轻还是年老？她想，从那细致的构图，和柔美的画风，它该是出自一个年轻女孩的手笔，才能把这水仙画得如此粉雕细琢，如此充满灵性，甚至还题上这样飘逸出尘的名字。是因为它的清新脱俗？它那股不染红尘的沧桑？还是因为这画里曾有过爱情，曾有过故事？就像她跟沈梦远，好事难成，烟水朦胧……

猝然间，她眼里闪着一层盈盈的泪光，也终于相信那个懂得密宗的黑派大师，曾经为她占卜过命盘后，认真对她说的话：

“你生就水仙的命运，这一生要为“情”字所累，

所以在感情的路上，你必须拿得起，放得下，才会觅得春风花蕊，否则，你永远会被困在坎坷的爱情里受苦，是痴，是嗔，是聚，是散；由不得人怨，但凭天意！”

如今，这一切的预言应验了，也让她更相信自己是个宿命论者，但落叶有聚有散，而沈梦远呢？何时才会停止他的流浪，停止他带罪的心情？或许，这不可预期的等待，永不停息。

不自觉的，她的眼泪悄悄滑落了下来。她迅速的拭了拭，努力的告诉自己，不能再想了，不能再想起沈梦远，不能再想起过去，那些都已经离她好远好远了。

于是，她落寞的眼光从墙上的画收回来，不经意的，透过薄薄的灯雾，她却又看见坐在对面的那个大男孩，正用他一双黝黑而发亮的眸子，那么沉静，那么用心，那么神情专注的，也在凝望着墙壁上那幅“梦水仙”。

她被他的认真给怔住了。尤其他的脸上，他的眼睛，他的嘴角，都充满着一种温柔的而不可捉摸的迷惘，充满着一种强烈而毫不隐藏的憧憬，又似乎掺杂着一点点的哀愁，像一道璀璨却又如此迷离的光芒，闪耀在她的眼前。

她微微的动容了，被他投入的真性情，被他的自然流露，产生了一种不可言语的迷惑。

昏黄的灯下，他看起来干净得像一抹星辉，却又深沉得像一片夜色，仿佛整个人被陷在画中那水仙的柔情里，是那么的迷茫，那么的冷不猝防。他在寻找什么吗？或是在等待着什么？还是他也跟她一样，在思索这

画里的背后，是否深藏着一凄美缠绵的爱情故事？

不禁，她自我嘲弄的笑了。

也许他只是单纯对那幅画露出欣赏的眼光，也许他只是对梦水仙的名字产生了兴趣，也许这只是一种附庸风雅的巧合，又也许……忽然，就在她来不及惊愕的刹那，那男孩猛地从画里收起眼光，在转头的瞬间，竟和她的目光接触在一起。

那一瞬间，她感觉到他眼眸里的光灿，盛满了灵性，盛满了男人天生的傲气，也盛满了一种说不出的真挚情意，但是，她却无意的在他脸上找到和她一样的东西，一种叫做寂寞的东西。

一下子，她跌入了沉思之中。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心思的男人？而他的心中，又盛载著多少秘密？为什么他那张年轻俊逸的脸上，竟能同时流露出两种极端不同的风采？看似气质不凡，却又浪漫秃废；看似潇洒如风，却又多愁善感，仿佛是冰和火的组合，狂热里有着冷淡，优柔里有着执着。

第一次，她发觉自己从一个陌生男人身上读到的寂寞，竟是如此的凄美、璀璨和浪漫，带着某种说不出的尊贵于不凡；而他，居然那么年轻，看起来好像只有二十五岁，虽然只小了沈梦远四岁，但比起他的优柔寡断，却又多了一份明朗灿烂的率性。

她知道，她又想起沈梦远了，想起他孤单的身影，想起他流露在异国的街头……

不经意的，她感到一阵寒意袭了上来，悄悄把眼睛望向窗外，透过水柱，看着街车朦胧的在夜色里穿梭，

而耳畔，竟传来另一首哀怨动人，凄凉绝美的“红伶心事”，那歌声，仿佛直入愁肠，引得她的心都揪痛了起来。

她突然害怕起了然孤独，害怕起秋天的冷夜。她想，夜有点深，有点沉了，那么她该回家了，即使回去要面对一屋子的寂寞，要面对窗前那一盆引起太多相思的豌豆花。家，总是永远张开温暖的双臂，欢迎那些游荡无助的孩子归来。

然后，她喝最后一口咖啡，买好单后，就匆匆的离开那家咖啡书廊。

走出枫丹白露，风飒刺刺的吹着，天空稀稀疏疏的飘着几颗寒星，秋意正浓。她仿佛听见自己踩在红砖路上，那单调而孤独的脚步声，清澈的响在寂静的月光下。

忽然，一辆红白色的越野机车，风驰电闪的从她背后的大马路上，狂野般的飞驰而过，一忽见，停在一盏昏黄的街头下，距离她不到两公尺的地方。

她愣了愣，才走了两步，就幡然看见一张年轻而熟悉的脸庞，身材高挑，玉树临风般的站立在她的面前，依旧是那充满灵性而闪烁不定的浓眉大眼，依旧是那迷离而略带哀愁的神情，依旧是那优柔不凡，潇洒似风的气质，她记起他是在咖啡书廊里的那个独特的大男孩。

“你似乎忘记你的‘心情’了！”他首先开了口，声音清澈的在风中扬起。

翁嘉倩不由自主的停下脚步，脸上带着惊奇，愕然而专注的看着他，看他那颀长的身影，高高的站在在那

儿，穿着一件白得像雪的衬衫，和一条洗得泛白的灰蓝色牛仔褲，而背上，背了一幅宽大的画架，以及一个黑色的长滚筒，那么真实的停立在她的面前，那模样，像极了四大天王中的黎明，有着年轻、洒脱、自负、深情与略带忧郁的迷人风情，他的手中，正扬着那本被她遗忘在咖啡画郎的“心情”札记。

那是一本她的随身日志。

自从沈梦远离去之后，为了面对寂寞，她才兴起了写点小诗或杂文的习惯，上面记载着她的心底情事，所以她替那本札记取名叫“心情”，而她，竟然把她的心情遗忘在枫丹白露，她不禁怔了怔，有点讪然的迎视着他。

很快的，那大男孩又笑了。

“我不知道这是你的无心，还是我的幸运，”他再度用那率性而有些不可一世的神情说：“居然让我发现了这本被忘在咖啡画郎里的小册子。也许，”他斜睨她一眼，“你就像刚刚唱机里那首叫做“红伶心事”的歌，所以我算准了你一定也跟歌里的红伶一样，有着满怀诉说无尽的心事。”

她悸动了一下，有点惊慌，有点迷乱。

“喏！”他向前一步，把那本札记送到她的面前，诚恳的说：“还给你手札吧，千万别再把你的心情弄丢了，否则下次我不再有这样的幸运捡到它。”

翁嘉倩轻轻接过那本心情札记，眼里盛满着感激，盛满着光灿。

“你怎么能肯定这是我的札记？”她脸上露出了笑容

说：“而且，你又怎么能够用“红伶心事”这样一首凄美而哀怨的歌来判定我的心情？”

他深深凝视着她，笑得有点邪气。

“其实我不想了解你的心思，”他说这话的同时，眼里又不经意的流露出一抹他惯有的自信。“因为我根本也不了解自己，只是你身上有某种说不出的空噩和孤寂，就好像一朵柔弱而开在深谷里不染尘世的小花，对一个自称有点浪漫，又有点沧桑的我而言，那是一种美丽的哀愁。”

“你沧桑吗？”翁嘉倩问。

他想了想，才淡淡的，迷离的，不置可否的说：

“或许我是的，但或许我不是，我想，沧桑是藏在心底的故事，而哀愁就不一定了，它很容易在脸上或眼睛里找到，所以从你走进这咖啡画郎开始，我就发现你了，尤其今晚的枫丹白露，客人有点冷清，但真正引起我注意你的，是你墙上那一幅画的专注，好像含满了真切的感情，好像含满了惊喜与企盼，而让你整个思绪都飘进了那画境里，去寻找你想要懂的答案。”

“你是说‘梦水仙’？”

“嗯！”他点点头。“就是因为是“梦水仙”带给你的那份颤动，才兴起我想要对你研判的兴趣，因此，我几乎掌握住了你今晚在灯下的所有思绪，和任何一个表情。告诉我，是你想买下那幅画吗？还是它触动了你的心境，而使你如此毫不保留的把你的哀愁和孤独都表露无遗？”

翁嘉倩笑了笑。

“那的确是一幅好画。”她说，眼睛闪烁着一片光亮。“我也的确被打动了，那细腻的手笔，那幽雅的画风，还有那赋予的生命力，仿佛让我听见了春天的气息，都带着一种神秘的美丽，就好像它的名字，也是迷梦的。可惜这样超凡绝美而令人惊叹的作品，我真的买不起，对我而言，它是个天价。不过，”她停了停，“你倒是猜中了我的心事，我不否认对这画有种很深很的情结，尤其那一笔一画里，似乎藏着某种不可言喻的真情，似乎在传递着一个很唯美、很浪漫、很缠绵的故事，我想，这创造出“梦水仙”的画家，一定很用心很用心，一定付出了所有的感情来画，如果我猜得没错，你肯定也被这幅画吸引了，也早就看出这其中真有故事，否则，你怎么能洞悉出我对它的心思？”

他有些疑惑的望着她。

“你真觉得这画里曾有故事？”

“我想是的。”翁嘉倩迷朦的说：“我的直觉告诉我，那一朵朵的水仙花，像在低语，像在呢喃，像在倾诉，尤其那花蕊盛开的风情，是那么的真情流露，那么的清新自然，都让我再再感觉那是画者本身释放出来，而渴望想要表达的一种相思之情，毕竟能够画出这样令人心动的作品，想来在她身上，一定深埋着一个很美、很真、很刻骨铭心的故事，所以，她意欲从画里去寻找她的过去。”

他忽然眼里露出了惊讶。

“想不到你会是这样心思细密。”他说：“我原以为你只是一个柔弱无助，而不懂得世间疾苦的女孩，单纯

得就像一片白云。”

翁嘉倩凄楚一笑。

“是感情让我变得敏锐。”她幽幽的说：“但也因为这份敏锐，才使我爱胡思乱想。也许，它根本没有故事，根本只是我的一种幻觉，不是吗？”

“可你知道，”他又说：“你的幻觉带给我多大的感动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没有猜错。”他闪亮着眼睛说：“这水仙的确曾有过故事，曾有过一段很天真无邪的爱情，虽然它没有像传说或神话般的美丽，虽然它短暂得像个梦，但它却是很真实的，只是那些真情，都被隐藏在每一笔、每一寸的色彩里。从没有一个人能像你这样真正用心去欣赏它，尽管它不是什么旷世之作，而你却是唯一居然能从那画里读出感情来的人，我又怎能不被你的这份真诚和灵敏感动？”

翁嘉倩倩一怔。

“那么你一定知道这故事，”她惊愕的迎视着他的脸庞。“否则不会如此的肯定，不会如此的从容不迫，而且，它就发生在你身边，你必然也认识这个画家，必然出对这一切了若指掌，是不是？”

他呆望着她。

“你为什么要追根究底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她摇摇头，茫然的说：“但感觉是一种很微妙的东西，当我发现“梦水仙”的那一瞬间，我就真心的喜欢它了，好像有一股力量吸引着我，让我

强烈的感觉那每一个线条，每一个色彩，都迷离得像个梦，像个故事，而更深更深的想要去探索。所以，”她闪动着睫毛。“告诉我，你一定知道这故事的，或者，他是你的朋友知己，或许，他是你的兄弟姊妹，又或者……”

她突然停住了，眼光落在他的身上，看见他背后的画架和长滚筒，以及一身散发出来的潇洒自在和浪漫情怀，她又惊又喜的说：

“又或者你根本就是那个画家，换句话说，你在画你自己的故事？”

他灿然的笑了，那笑容很狂野，也很迷醉。

“在你的面前，”他说：“我几乎是无处躲藏，也很难逃过你一双锐利的眼光，是的，你的冰雪聪明，已经使我无法否认我就是那个画‘梦水仙’的小画家。”

“天哪！”翁嘉倩惊呼了起来，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讷讷的说：“原来你真的就是那个画家。”她脸上忽然飞起一片红霞。“对不起！我一直以为这样细腻的手笔，会是个年轻女孩所画的，没想到你居然也能画出这样深刻的作品来。”

“是因为我的粗枝大叶不像个浪漫的画家，还是因为我的名不见经传？”

“不。”翁嘉倩慌忙的说：“在我的感觉里，你是十分优秀的，也是个不可多得的奇才，因此你实在没有理由看轻自己，何况每一个赫赫有名的大画家，都是从默默无闻的小画家奋斗起来的。而你的画带着一种生命的力与美，带着一种很狂热的感情，我相信，只要能够创